

没有名字的人₄

末日审判

FOXFOXBEE 著



雁北堂出品

Doomsday
trial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没有名字的人4

末日审判

FOXFOXBEE◎著

雁北堂出品

NO ⊗ NAME

Doomsday trial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名字的人 .4, 末日审判 / FOXFOXBEE 著 . —北
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9.5
ISBN 978-7-5596-3017-9

I . ①没… II . ①F…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7998 号

没有名字的人 .4, 末日审判

作 者 : FOXFOXBEE

选题策划 : 雁北堂 (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 肖 桓

特约编辑 : 杨 静 吴佳阳

封面设计 : 蔡小波

版式设计 : 冉冉工作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5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1 印张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3017-9

定价 : 42.00 元

未经许可 ,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 010-82894445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9月11日
010	第1章 回家
031	第2章 骆川的回忆
048	第3章 暴雨
061	第4章 遗迹入口
080	第5章 奇怪的声音
094	第6章 骆川之死
101	第7章 时轮经
110	第8章 夜宴
131	9月16日
142	第9章 表白
162	第10章 七宗罪
176	第11章 《寄生兽》

188	9月18日
198	第12章 心灵导师
205	第13章 回到过去
215	第14章 我是谁
233	第15章 分离时刻
241	第16章 调包
261	第17章 艾琳
272	第18章 隐藏信息
285	第19章 仙乐都
297	第20章 看到过去的 ability
310	第21章 祝祷会
320	第22章 上帝之城
333	第23章 受洗

9月11日，是“9·11”恐怖袭击纪念日。

今天有点奇怪。

当威廉这么想的时候，他正身处在一个“当老鸭”毛绒玩具里面。

为什么是“当老鸭”而不是唐老鸭呢？因为他身着的这一套玩偶道具，严格意义上来说虽和唐老鸭有七分相似，嘴巴却短一点，眼睛变成了细长的两条线，没了水手服，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粉蓝色的泡泡裙。

尽管这看起来有些愚蠢，但赵叔告诉威廉，这样才不会侵权——要知道在美国，迪士尼所有的卡通形象都要得到授权才能使用，唐老鸭、米老鼠甚至花木兰都被迪士尼牢牢地抓住了版权。要是侵权被告了，就算赔到只剩下一条内裤都不够。

赵叔咨询过律师，“当老鸭”是他打的一个擦边球，只要不全一样，就能钻版权法律的空子。七分相似已经够了，街角走过的孩子们永远分辨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多数还是会惊喜地叫着唐老鸭，从威廉手上接过传单。

威廉的汗已经把背部浸湿了。下午总比上午热，尤其是太阳西下时，柏油路吸收的地热会一股脑地往上冲。他抬起头，视线穿过毛绒套装上的透气孔，继而透过密密麻麻的参茸药材广告牌，看着钢铁森林里仅剩的一丝天空。他想起第一次到纽约时，心里的巨大落差。

威廉的真名不叫威廉，而是叫丘福坤。威廉是赵叔替他取的。

“每个偷渡客的终点不只系一张绿卡，而是真正融入这个国家。”这是赵叔的原话。

“威……威廉。”丘福坤结结巴巴地重复着这个名字。他的英语水平在来美国之前仅限于“你好”和“再见”。

尽管做了很多心理准备，但刚来的时候，纽约还是把威廉吓坏了。

他以为自由女神会更大一些，以为“中国城”看起来会和时代广场的旅游照一样繁华，以为靠着年轻努力地工作，就可以打拼出新天地。

可这儿早就不是1980年，绿卡比三只脚的青蛙还稀罕的时候，没人愿意请非法劳工。私营的偷渡客旅馆一个床位一天就要30美元，威廉带来的几千美元不到半年就花完了，却还没有在这个城市找到一丝一毫的归属感。

直到他认识了住在上铺的一个福州同乡，他把威廉介绍给了赵叔——新开业的港式茶餐厅的老板，二代移民。

这个9月热得反常，愿意穿毛绒玩具在街上发传单的人并不好找，且合同工的最低时薪是20美元，比厨房里的开水工还高。

也许是因为福州同乡的面子，也许是因为巨大的差价，赵叔决定请一个非法移民来干这件事，毕竟这个工作不需要跟人交流，躲在玩偶里面也分不清谁是谁。

“一天 40 块，每周五、六、日三天，人工一个月结一次。”赵叔的手拍在桌子上的传单上面，“每日 600 张，几时派完，几时收工，你做唔做？”

威廉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点点头。

“不要搞脏这套衣服，它比你仲要贵！你要是搞烂它，一分钱都无叻，明唔明？”赵叔一再叮嘱。

威廉小心地把鞋套套在脚上，再穿上毛绒裤子。总算是有活干了。

想到这里，威廉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子口袋。当然，他的鸭子手摸到的只是玩偶的毛绒布料而已。

他知道，他的口袋里只剩下 5 美元——那是那个福州同乡借给他的。

手上的传单已经不多了，这是这周的最后一个周末，发完就能领到工资。威廉苦涩的心泛起一丝欢喜，他至少能拿着钱续上旅馆的床铺，幸运的话还能是个上铺，他还能再买两瓶啤酒，和那个福州同乡一起过一个轻松的晚上。

可今天似乎和以往不一样。

具体哪里不对劲，威廉说不上来，但他知道前几周“中国城”的周末，都不像今天这样。

威廉站在“中国城”和“小意大利”的交界——这两个区只

隔了一个街口，地下有地铁，周末的下午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游客会在路边的纪念品店走走停停，主妇们会在海产店和中药材店讨价还价。

可今天似乎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匆匆赶路。威廉抬头看了看对面街的香肠熟食店，一个戴头巾的意大利妇女早早下了铁闸，正在里面警惕地盯着自己。

另一家意式咖啡店，也把户外伞挪进了店里，紧闭着大门。

他们不该这么早打烊的，威廉心想。

和他一样不解的还有一些中国店主，他们从参茸店和纪念品店门口丁零当啷的钥匙扣里探出头，奇怪地打量着与他们比邻而居的意大利店家。

街上的黑人突然多了起来。

他们集结在主干路上，最初低声细语，然后拿出了一些写满字的牌子，一个人吼了一声，又有一个人吼了一声，声音越来越大。

威廉有点弄不清楚状况，他看不懂这些彩色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直到一个黑人妇女掏出来一张放大的男人照片。

威廉认出了那张照片，他在上周免费领取的报纸上看到过这个黑人。他因为开车超速被警察拦下来，被暴打了十几分钟才被戴上手铐，而附近的一个居民在阳台上录下了警察殴打他的过程。

肇事的警察被释放了，其中有一个似乎是意大利裔。

威廉依稀记得，这件事发生在遥远的西海岸，他做梦也想不

到这会触怒眼前这些毫无关联的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示威游行并置身其中。他从中国来，对此茫然不解。

威廉没有看到警察。警察保护的是上东区那些权贵和资本家，他们不爱出现在“中国城”和“小意大利”这种黑吃黑的地方，毕竟这里真正的纳税人少之又少。所以大多数时候这片就是个三不管地带，即使打电话叫救护车也要等上一两个小时。

黑人们的愤怒在带头几个人的口号中被一次次地推向高潮，他们抓住香肠店外的铁栅栏猛摇，踹飞了咖啡店外的凳子，还逮到一个在巷子里准备离开的意大利人。

威廉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明显在吵架，继而升级到肢体冲突，场面一下子混乱起来。

游行的队伍继续前进，又有一些看起来像墨西哥裔的人加了进来。他们的情绪高涨起来，一些人开始砸意大利店的玻璃，用防火栓撞开栅栏。

很快，另一些意大利人出现在二楼的窗户前，他们对着空地开了两枪，用英语警告黑人们快离开这里。

冲突已经演变成骚动，叫骂声此起彼伏，游行队伍无法前进，一时间主干道上站满了人，堵得水泄不通。

又有人开枪了。

威廉的脚有点软，他觉得他应该往回走了，这个游行似乎并不像以前电视上说的那么安全。

可手里的宣传单让他有些犹豫，如果发不完的话会被扣工资吧？威廉已经工作了一个月，每周三天在烈日下扮演着“当老

鸭”，如无意外今天他会拿到 480 美金，哪怕少一个子儿他都觉得心痛。

他笨重地往回迈了一步，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抢钱啦！”

那是威廉熟悉的母语，他朝街角看去，只见一家饰品店门口，一个华裔妇女拽住某个黑人女孩的胳膊。

“偷嘢啊，有人偷嘢啊！拿出来，给返我呀……”华商店主一边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大声吼叫，一边从对方的口袋里扯出一些首饰。

那个黑人女孩和另一个黑人男孩在一起，看起来不过十几岁大。男孩一边推开店主，一边用英文骂着什么。

“偷嘢呀！强盗呀！”店主一边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一边猛地揪住那个女孩的小腿。对方脚一滑，整个人向玻璃橱窗摔过去。

“砰！”玻璃碎得稀烂。黑人女孩滑倒在地上，她的脖子上、脸上和玻璃上全是血。

那个黑人男孩大叫起来，他的声音吸引了游行的其他黑人。那些人冲了过来，把首饰店砸得稀巴烂，华裔老板被其中一个拽住头发，拖到了街上。

“唔关我事！是她没站稳……”首饰店老板哭喊着，她忽然看到了威廉，就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指着他大吼，“你看到的！你看到的！那个黑鬼偷嘢！”

威廉往后退了一步，他吓坏了，刚想说话又咽了回去，他戴

着这个可笑的“当老鸭”头套，既不会说英语，也不想惹麻烦。

他害怕他说了任何一句话，就会被警察带去录口供——像电视里演的那样，他们发现自己是偷渡客，把他送回中国。

“你看到了啊！她是自己摔倒的，她偷嘢！”

首饰店老板对威廉大喊，她被几个人按在地上。愤怒已经让他们发狂，其中一个拔出了枪。

“她偷嘢……呜呜，不要啊！”

一声枪响。

威廉吓得手一抖，传单掉了一地。他第一次看见有人被杀死，就在他的面前。首饰店老板的尸体抽搐了两下，脑浆混着血流在水泥地上。

他想走，才发现两边已经有人钳住了他——那些红了眼的黑人把他的头罩拆下来扔到了马路上。“当老鸭”的头滚了两滚，停在了尸体中间，血把毛绒逐渐染成了红色。

赵叔说过，这套衣服比他的工资还要贵，弄脏了他就不用干了！

威廉疯了一样企图挣脱开拽住他的手，他要捡回他的头套，在天黑之前也许能再借到点钱，去洗衣店弄干净。他不能没有工资，他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然而那股力量又把他扯了回来，威廉看到黑人们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他们的唾沫飞到他脸上。

“中国佬。”

这是他听懂的唯一词语，他知道这是一个低贱的形容词。

愤怒的黑人们把威廉从“当老鸭”里拽出来，他们在他身上撒尿，最后把枪塞进他的嘴巴里。

“中国佬。”其中一个拍了拍威廉的脸。

威廉使劲睁开肿胀的眼睛，他知道今晚不能再和福州老乡一起喝酒了。

去你妈的，死黑鬼。

威廉歪着脑袋，口水顺着枪托流下来。他的手动了动，突然摸到口袋里一个硬硬的东西。

是的，这次他摸到的不再是“当老鸭”胖乎乎的身体，而是自己真实的裤子口袋——和那张五美元放在一起的，是一小玻璃瓶粉末。

“如果你感到绝望时，就打碎它。”某天晚上，那个福州老乡笑眯眯地对威廉说。

威廉皱了皱眉头：“我现在就已经够背的了。”

他无法理解老乡的意思。

“不，当你真正感到绝望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偷渡客旅店鱼龙混杂，威廉总把重要的东西随身带着——这个小瓶子并不太占地方。

我也许再也没办法在这里生根了，威廉心想。

也无法回家了。

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然后用尽力气把玻璃瓶往地上狠狠一砸……

闭上眼睛之前，威廉看到那些黑人发出痛苦的哀号。他们的

皮肤上迅速爬满了黑色的斑点，他们用手捂住喉咙倒在地上。

我还不知道那个老乡的名字呢。

这是威廉死前最后想到的事。

与此同时，在三千多公里之外的一辆七人座汽车上，旺旺旺忽然从沉睡中惊醒。

除了开车的侏儒和清水，大家都东倒西歪地睡着了。我朝车窗外看了看，两边是南方沿海特有的茂密松针树林。我不是在做梦，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从阿什利镇逃出来了。

数字时钟显示着今天是9月11日，收音机里陆陆续续播着一段新闻，似乎在纽约的一场暴动中，一种莫名的病毒凭空出现，少数华裔和大量黑人被感染，目前形势仍不明朗，几个区域已经被封锁云云。

我晃了晃脑袋，总觉得这段新闻似曾相识，就好像我曾经目睹它发生一样。

也许是梦吧，我看了看身边的达尔文，他靠着窗户睡着了，却一直拉着我的手，就像在盐矿的时候一样。

我们在中途停了两次，一次是在密苏里州，在黑市医生那儿给沙耶加和达尔文进行伤口处理，另一次是在亚拉巴马州的汽车休息站。除了侏儒开进加油站的时候能上厕所之外，我们不被允许下车，大部分时间像狗一样睡在闷热的车厢里。

为了避开收费站和临检，我们没有走高速，几乎都在走乡间

县城的小路。侏儒一路上都在因为清水把我们搞上车这件事喋喋不休。

“该死，他们几个人散发出来的馊味和长蛆的奶酪差不多了。”他在激动时会一巴掌拍在方向盘上，“我警告过你这别蹚这浑水，你老糊涂了。”

“是你老了，老人才会变得越来越怯弱。做我们这行，越看不清的机会越叫机会，如果想要安稳，为什么不去开个一元店卖沐浴液和塑料花挣钱呢？”清水忍无可忍地回了一句，语气倒像在抱怨老伴儿。

“那个人你惹不起。”侏儒嘟囔着。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人”是谁，这不是我现在关心的事。眼下最让我焦虑的，是刚才迪克掏出他的药瓶的时候，我瞥见里面没几粒了。

我们离开阿什利镇之后，回去过堪萨斯城的汽车旅馆，却没有在那儿找到张朋的行李箱和那一大堆药，不知道是他故意藏起来，还是被别人拿走了。

换句话说，现在剩下所有的药就是这些了。

迪克似乎对这件事并未在意，他还沉浸在丧父的巨大悲伤中。迪克是一个不愿意把悲伤外露的人，即使再难再苦的时候，他也会积极乐观地去面对。可这次我能听见他在午夜梦回时候的哭泣，也察觉到他盯着窗外，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

他失去了他最崇拜的人，从此也许除了我之外，再也不会有人唤他上校了。他前半生坚定的信仰在这几日里已经彻底粉碎，

而前方只剩下一片漆黑的未来。

“你还好吗？上校。”我轻轻拍了他一下。

“就是有点饿。”他露出一个疲倦的微笑，“我特想吃我妈做的牛肉馅饼，那可是她的拿手绝活，把土豆、洋葱和豆子用番茄酱炒熟，和肉末搅匀，塞满一个 12 英寸的馅饼盘——我吃过用料最足的馅饼。我……”迪克说着，眼睛一红，“我是说，我想我妈妈了，我能回去看她吗？”

最后那句，他并不是对我说的，而是询问着坐在前座的两个人。

“如果你想害死她的话，当然。”清水头都不抬，漫不经心地回答。

“迪克，我很难过。”沙耶加是个心地柔软的人，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她轻轻往迪克身边靠了靠。

“兄弟，现在不是时候，但我会尽我所能让你能够回家的。”达尔文拍了拍迪克的肩膀。

我假装不经意地把身体向另一侧倾斜，和达尔文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他醒来之前，我已经抽回了手。

靠近我的后座车窗没有关严，湿润的风混合着雨水飘在我的脸和嘴唇上，我竟然觉得有一丝寒冷，那是我熟悉的佐治亚州的秋天的味道。

快要入冬了，我的生命只剩下两个月。

我没有履行对自己的诺言，用剩下的时间陪伴妈妈，然后再去看看这个世界，最后回到我熟悉的中国南方，静静地等待死亡